◎人生絮语

须臾

冬末,晚间驱车回家,有段时间不与外联系了。

前些日,泡在一群文人的酒中。只喧哗起一场命题,便丢了酒的斯文, 开始赤膊般上阵。一番豪情之后,落败而逃。只把对酒残念都打消殆尽。

江南多雨, 江北亦如此。春节后,雨雪厮磨,喋喋不休已是一月有余, 看了未来的天气预报。心潮湿一片,日子不用拧,也要从指缝中溢出水来。

江淮多情,这一场场造化雨水, 颇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觉。那心生怨者,在手机寸屏上滑动文字。这如何是好?这春节后生就而起的雨, 穿梭而来,日日水淋淋,便又要不即不离三月底,四月清明时节雨纷纷,五月梅子熟时天又雨,六七月份夏雨正当时。只肖对雨陡升怨气。

夜里,屋外雨霏霏,寒气凉。隔着窗,空调暖气抽湿。更愿宅着。

沏茶,或泡杯罗汉果。茶是金骏眉,沉在紫砂壶里,一小盏一小盏,唇齿留香,冲饮续杯。或是在保温杯里, 暖着罗汉果。去了赭色外壳, 留着罗汉果的核肉,只需从袋里取出,开水冲饮。须臾,天然甘甜充盈口中。会想起在桂林,想起唱山歌阿妹叫卖起罗汉果,环绕着山水甲天下微甜的记忆。

夜里,煲一段音乐。听林海,在《守候》往复的旋律,憧憬一份想象。对即来春天的想象,对七彩画面的想象。或者会一遍遍听《Garden Higyway》,明媚着花园道路上,壁纸般蓝天白云,在这阴雨时节,赋予着神圣。

夜里,料峭春寒,亦会煮粥暖胃。

大湖边多产鱼,捕到大鱼时多腌制。大鱼细刺少,经过冬晒的咸鱼, 肉质紧实有着凝脂白。冬后春寒时,乡人多清蒸,咸鲜其中。我多煮粥。细碎的米,经温火熬成米粥, 切了薄片的咸鱼,去了骨刺, 只在生滚中投入,勺徐搅。不多时,鱼片已熟透,洒少许青葱提香润色。盛入瓷碗中,鱼片渐琥珀色, 配上白粥葱绿,美食养眼。

或者鱼片过油清炒,红椒片青蒜促香,生抽提味,小碟盛上。如今户外村口虽寒,亦有青菜薹生起。此时菜薹清甜,翠衣搭配,和上爆炒鱼片,米饭犹香。屋外雨寒倒映衬着庭暖。

和衣在屋内暖风下,去读上一篇文字。

书桌旁有《道德经》,信手而翻,“知其白,守其黑,为天下式。为天下式,常德不忒,复归于无极。”大意是说,知道什么是光明的、耀眼的,却韬光养晦,不争这些光鲜, 这为天下最合理的行为。恒久的德不会出现差错,持续。在有德的人身边发挥作用,而这种作用无穷无尽。

这连绵的雨如山涧流水,晴如花, 若想等花来不如先静心,水潺潺, 落花自然顺流漂于眼前。过往之间,也许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。

雨季,也许冗长。其实收敛于心,在时间里,不过须臾。

文/杨 钧

◎往事情怀

猪年的缘分

农历猪年到了, 是我本命年。我的长大,与猪有缘。

在我之前,母亲生了一个女孩,夭折了。我出生后,为能平安成长,父母就请一个瞎子帮我算命,瞎子便口授了两个与猪相关的“护命”之法。

一是“祭食槽”。大人按照瞎子的指示,向东五六里地寻到一户姓朱的人家, 户主也属猪,跟人家说好, 每年我生日这天,大人带着香烛和礼品,领我去“祭食槽”。

礼品是送给人家的,一包糖果,一条麻糕。人家接过礼品后,就领着我们来到他家的猪圈前,燃烛,焚香,大人手把手地教我对着猪食槽磕头。本来睡得蛮香的一只大肥猪见到这阵势就站起来,对着我直“嗡嗡”,以示“欢迎”。

仪式结束后,户主或是他女人总要摸摸我的脑袋,夸一声这孩子长得好看, 将来有出息。还抓糖果给我吃。

我7岁开始上学, 按照瞎子的嘱咐,上学了就不用再“祭食槽”了。

二是鼻子上戴小金圈。将我鼻中隔刺一个眼儿, 戴上一只3分重的小金圈 (当时1市斤等于16两,1两等于10钱,1钱等于10分),活像猪鼻上戴的“防拱圈”,作用相似于贾宝玉项上挂的通灵宝玉。这玩意儿摇篮中的我就戴上了,由于我太小毫无安全意识, 那只小金圈后来被人偷摘了。宝贝儿子小命要紧,父母气过、骂过后,又省吃俭用,给我重置了一只小金圈戴上。

幼时鼻子上戴着这玩意儿无所谓,不知道害羞,就是流的鼻涕有时挂在上面, 很不雅。上学时还戴着, 同学觉得好玩,就追着看,有的还“嗡,嗡———”把我当猪唤。老师知道后赶紧加以制止,说这同学是父母的宝贝疙瘩,谁也不许欺负他。后来又来了个鼻子戴金圈的,老师将我俩“物以类聚”,安排坐一桌,成为班上的两只“大熊猫”,老师对我俩特别照顾。到五年级时,知道害羞了,再也不肯戴了,父母也认为我已经长大了,就摘去了小金圈。

长大后, 每每想到鼻戴金圈、给猪磕头,就会哑然失笑。说起来我能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,憨厚、朴实、善良、耐苦、执着性格的形成,似乎跟父母听了瞎子的话,把我“当猪养”不无关系吧。

文/李 波

◎简说闲看

寄狗

这里说的寄, 不是邮寄递送,而是托养。

至于狗,也不是什么名贵品种, 就是家里那看家的土狗罢了。

新一年,某家的人决定离开乡里去别的地方讨生活,就把狗给寄养出去。

孩子托给谁, 家托给谁,其他的畜口托给谁,都要考虑。

猪鸡牛鸭这些都可以卖了,狗却不能,和孩子一样,得寄养。

如果以后还落到村里过活,再把它接回来。

随着狗一起去新家的,是它的口粮——几大条肉和百来斤的稻谷。当然,也有不带这些直接折成钱去的。有的狗,寄养一两年,主人回来了,得还旧家。有的狗,主人直接不回来,它就在新家过了后半辈子。还有的狗,后来主人回来了,它却早去了黄泉没有等到。

人的归处, 决定狗的归处,但狗却拼不过人的野心和年头。

一条狗在田间飞跑,只抬一眼, 人们就知道它是谁家的,若是寄养, 还能说出它的新住家。而且他们还不管狗的心事,直接不让它认二主,哪怕那条狗已在寄家待了五六年,在旧家就待了半年,看到它提的还是旧主人。

乡里的狗不像城里, 一说起,就是家人,在这,狗就是条狗。但被寄养出去的狗,有时又似人般被提起。比如某家几口出去遇了车祸,无人生还,留下的那狗一出现, 村里人看到就说,唉,某家就留了一条狗。说的是狗,可那话间的语气神态,是把它当做人的。

狗和人一样,在乡里,都是挂了号的。偶尔跨地界跑出一两条野狗,人们都端了饭喂。流浪狗们得了几顿食, 或就地安置,又或再离开去了别处。所以初去城里的乡里人非常不习惯,因为他们是习惯喂狗的,结果城里的野狗太多太多,甚至随随便便就超出了一个乡里家养的总和,这才明白,原来城里给狗带上口粮寄狗的,并不多。

家里近年寄的狗有好几条:有两条养了大半年,养胖随着主人住着去了,偶然晚上还来串串门,跑一圈又回山上去。一条是离世的五爷的,它常咬断绳子回去坐在它的老窝里,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,不知哪天,出走了就再没回来。还有一条,现下正成天招猫逗猪地在家撒欢儿。还有一条是流浪狗,在家住了两三年,突然离开的,不知道是不是主人回来了。

每年寄狗,都会有那神通广大的,人还没到家,狗却比人先跑回去,眼巴巴地坐在屋檐下等着。

文/权 蓉

◎生活拼盘

母亲病重二三事

紧盯着监护仪,前一分钟指数都还稳定,后一分钟血压突然没了,接着一分钟后血氧指数没了, 再过两分钟心跳没有了。2019年2月22日凌晨3时11分,母亲的心跳永远地停止了……

母亲从直肠癌术后到现在已经3年,3年来对于母亲的故去早有心理准备,但就在她心跳停止的那一刻,是痛、是悲还有“没了妈”的无助,顷刻间我被压垮,泪流如注。忙过葬礼后心绪渐平,母亲病重中的一些片段清晰地浮现眼前。

那时母亲被发现癌细胞骨转移,腿痛得厉害,要靠不停地揉搓才能入眠。那天在医院,母亲说:“来,帮妈揉揉腿吧”,我应声揉搓起来。刚刚搓几下,母亲说:“要慢点,你这样坚持不了几下”,我说:“嗯”。尽管慢了下来,仅三分钟胳膊就开始发酸。“还是妈厉害,再坚持五分钟”,我心想。十分钟过去,母亲依旧呻吟,“再坚持十分钟”, 我暗想着。二十分钟后本有肩周炎的胳膊不答应了,酸、痛、僵直到抬不起来,要靠身子的晃动才能继续揉搓。“妈还在疼, 还没有睡意,咬牙再来五分钟”,心里想着,我不自觉地抬头看表,一格、两格、五格了,“妈还没睡, 再坚持五格吧”,眼睛盯着跳动的秒针,忍着酸疼晃着身子,我的意识有点模糊,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“一挖食,二挖水,三挖生铁化成水”……哦,这是小时候每当我消化不良肚子疼时,妈一边揉搓着我的肚子, 一边唱着的歌谣。直到今天我也搞不懂这歌谣的准确意思,反正那时候妈一边唱着一边揉着,我的肚子就慢慢变暖,就能恬静入睡。“妈,现在轮到我给您揉了,妈,有儿子在,一定揉着您入眠”。想着、揉着,眼水充盈了眼眶, 妈的鼾声渐起,抬头看表已是一个半小时之后。

腿疼症状不断加重,因为母亲不知情,所以她抵触用止痛药物, 后听说打臭氧可能缓解病情, 母亲开始定期接受注射治疗。打臭氧针很疼、很疼,母亲总是能忍。我的印象中妈是那种极刚强的女人, 我扛不住的时候,爸扛不住的时候,妈总是能扛得起来。终于有一天,在打臭氧针时,妈没忍住,失声哭了……我的心顿时被揪了起来,就好像有一双手把心揪住左右反向拧紧。我赶紧扭身,背向母亲,咬牙把泪水咽回去。在母亲哭声渐息时,我装出一脸凝重给母亲讲了些“要想病好就得忍疼”的微言大义。母亲慢慢地拭去眼角的泪水,冲着同屋的病友说:“今天让大家见笑了”。看着母亲眼角的泪珠,我的心里在哭喊“妈,这是咱没辙呀, 但凡有一点办法,儿子不能让你受这罪!”

随着病情的发展,母亲智障了。每天阴阳颠倒,要么两天不睡,要么整日昏眠。子女和保姆轮流值班,大年三十和初一我陪妈睡。三十那夜,母亲又开启了“捣乱模式”。一阵儿要尿,一阵儿要睡,一阵儿要推着轮椅快快走,让人着实有点哭笑不得。尿、睡、走大约十分钟一轮回,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,母亲终于睡下了。

我用手指轻轻拢着妈前额的花发,默念着:妈,听话,好好的。忽然间觉得手指拢过前额的动作很熟,很熟。是的,妈也曾这样拢过我的头发, 那年我十五岁。十五岁的我自觉成熟,要闯社会。在学校我不允许任何“不服”的存在,哪怕只是一个眼神。打架是必然的,打来打去,派出所的民警找到家了。那夜审到很晚,母亲把我保释回家。我本想少不了母亲的一顿呵斥, 忍着吧。回家后我躺下装睡,母亲坐在我的床头,什么也没说,就这样地拢着我的头发, 默默地流泪,很久。伴着妈的泪,我暗暗地说:“妈,我错了,今后我给你争光”。后来上了高中,我拿到了各种优秀奖。毕业时我拿出尺厚的奖状和证书对妈说:“妈,学校说这都要复印”。妈把奖状、证书拿到单位, 尽人皆知地复印了一套。“妈,尽管你不在了,放心,儿子还会努力的”。

明天就是头七了,说是过了头七就要过奈何桥。“妈, 不怕,咱一生行善,您踏实过”。

文/刘晓春